

# 幾內亞比索——非洲第二個幾內亞

楊逢泰

## 葡屬幾內亞的背景

非洲最大的海灣——幾內亞海灣——在殖民時代有三個以幾內亞命名的西歐國家殖民地：即法屬幾內亞、西屬幾內亞和葡屬幾內亞。一九五八年九月，法屬幾內亞的杜瑞在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憲法的公民投票中，敲了法蘭西社會的喪鐘，而於十月二日將此一殖民地帶進了國家時代，成為幾內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Guinea)。西屬幾內亞位於幾內亞灣東岸的赤道附近，於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二日脫離西班牙的統治而成為赤道幾內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Equatorial Guinea)。

非洲第三個幾內亞——葡屬幾內亞，位於西非沿海，西濱大西洋，而東、南、北部與幾內亞共和國和塞內加爾共和國接壤，包括沿海的島嶼在內，全面積為一三、九四四平方哩。十五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到達此間，十六世紀中葉，歐洲商人在此間貿易，法國塞內加爾公司 (French Senegal Company) 的擴張促使葡萄牙於一六九二年在比索 (Bissau) 建立了一個居留地。一七九二年，英國貝佛中尉 (Lieut. Philip Beaver) 所率領的遠征隊企圖在包拉瑪 (Bolama) 建立居留地，而引起英國與葡萄牙的長期爭執，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始由美國格蘭特總統 (Ulysses S. Grant) 仲裁，判歸葡萄牙，里斯本遂將包拉瑪作為此一殖民地的首都。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五年之間，賓托海軍上校 (Capt. Teixeira Pinto) 平定了土著的反抗，一九四二年將首都遷至比索，一九五一年，此一殖民地改為海外省。

佛德角羣島 (Cape Verde Islands) 是由十個大島、五個小島所構成的一個新月形羣島，全面積為一、五五七平方哩，距離塞內加爾沿海約三三七哩，在十五世紀中葉，葡萄牙人抵達之前，是一羣無人的島嶼，一九四五年，這羣島嶼成為葡萄牙王室領地，一九九五年，里斯本任命了第一任總督。後來亦改為海外省。

葡屬幾內亞的人口據估計約有七十萬人，分屬於二十四個大小不同的部

落，其中信奉回教的福拉人 (Fula 或稱福拉尼人 Fulani) 的部落約有十萬人，有相當大的勢力，最大的部落為巴蘭特人 (Balantes)，約有二十萬人，他們不信仰回教，此外較大的尚有曼丁哥人 (Mandingo) 等等。這些部落之間有歷史性的敵意。佛德角羣島的人口據一九六〇年的統計約有二〇一、五四九人，其中很多是當年由非洲大陸來的勞工與葡萄牙和意大利移民混血兒的後裔，他們都有葡萄牙公民資格，其識字率為葡屬諸殖民地中最高者。

鄰接地區的政治發展以及受歐洲教育的影響無可避免的刺激了葡萄牙在西非殖民地的民族主義。目前，此一殖民地已構成了葡萄牙在非洲殖民統治最大而最迫切的威脅。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幾內亞比索片面宣佈獨立，葡屬幾內亞對里斯本而言已變成了一個熱馬鈴薯，在國際政治中亦構成了一項困擾的問題。

## 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

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首先於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萌芽於六千黑白混血兒中，一九五二年，非洲人就有企圖建立一個純粹為非洲人的組織——非洲體育協會 (African Sports and Recreation Association)。因為此一協會的會員資格開放給「同化的非洲人」(assimilated African) 和「土著非洲人」(indigenous African)，一個非政治性的組織轉變為政治性的，葡萄牙當局遂於一九五四年禁止該協會活動，「體協」的遭受禁止為民族主義運動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捩點，葡萄牙政府對潛在的顛覆組織開始採取一項新的更為機警的態度，促使民族主義領袖採取秘密組織的方法，他們於一九五〇年代在公務員和店員中建立一個秘密的民族主義政黨——葡屬幾內亞民族獨立運動 (Mouvement d'Indépendance Nationale de la Guinée dete portugaise) (MING) 的企圖失敗。

卡勃拉爾 (Amílcar Cabral) 將葡屬幾內亞的民族主義運動帶進一個新的時代。他是一九二一年誕生於佛德角羣島的黑白混血兒，在葡萄牙接受

教育，一九五〇年回到葡屬幾內亞在農業部任職，就在這個時候他開始組織幾內亞和佛德角非洲獨立黨（Partido Africano da Independencia da Guinee Cabo Verde）（PAIGC）。一九五六年九月，該黨宣告成立，以城市工人的基礎，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〇年間，發動了一連串的罷工，葡萄牙當局實施鎮壓，並於一九六〇年四月起開始逮捕民族主義領袖。他們發現集中力量於城市是一大錯誤，於是一九五九年九月在比索秘密開會，決定了一項新的八點計劃：將公開的活動轉移到鄉村；克服部落間的分歧，建立國族意識；加強在城市的民族主義組織；終止公開的示威；擴大組織和加強幹部的領導技術；準備獨立；擴大在幾內亞和佛德角人之間的活動；與非洲獨立國家，葡屬非洲和葡萄牙的民族主義組織加強聯繫。這是葡屬幾內亞民族主義運動發展的第二個轉捩點。

在其後的三年中，幾內亞和佛德角非洲獨立黨嚴格的遵守着這項行動計劃。該黨與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tacao de Angola）（MPLA）組織了非洲民族獨立革命陣線（Frente Revolucionaria Africana para a Independencia Nacional）（FRAIN），並於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日與其他葡屬領土的民族主義領袖在卡薩布蘭加開會，組織了葡屬殖民地民族主義組織會議（Conferencia de Organizacoes Nacionalistas das Colonias Portuguesas）（CONCP），總部設於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該黨復於一九六一年在葡屬幾內亞組織了一個秘密的工會稱為「幾內亞工人全國聯盟」（Union 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Guinéens）（UNTG）。一九六二年一月下旬，初步改組完成，該黨黨部遷至幾內亞首都柯那克里，並舉行大會，決定下一階段的活動計劃。

在這個時期有三件大事影響該黨的活動。葡萄牙警察於一九六一年八月開始一連串的逮捕工作，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逮捕了中央委員會主席巴布索（Raphael Barbozo）（Alias Zian Lopes），被監禁十八個月，釋放軟禁，該黨宣佈有三千黨員被捕，而葡萄牙宣稱逮捕人數約三百人。

第二個事件發生於一九六一年七月，葡屬幾內亞幾個團體在達卡舉行會議，成立了幾內亞和佛德角島解放統一陣線（Front Uni de Liberation de Guinee et du Cap Vert）（FUL），兩天以後，幾內亞和佛德角非洲獨立黨主要的競爭者，孟德（Francois Mendy）以曼亞克部落（Manjak）

為基礎所建立的葡屬幾內亞解放運動（Mouvement de Liberation de la Guinee dite portugaise）（MLG），從塞內加爾攻擊葡屬幾內亞與塞內加爾交界的三個市鎮，塞內加爾藉口葡萄牙在攻擊游擊隊時，侵犯了塞內加爾的領空，而成爲第一個與葡萄牙斷絕外交關係的非洲國家。

第三個決定性的因素是葡萄牙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和一九六一年不但兩度拒絕民族主義者選舉議會和談判自決的要求，而且派遣了六千部隊到幾內亞。

一九六二年年中，幾內亞佛德角非洲獨立黨的活動開始進入第三個時期。葡萄牙在過去實施了兩個五年計劃，因此交通有相當的發展，該黨遂進行一連串的破壞活動，其主要目標在破壞交通線。葡軍實施反擊，在叢林中蒐索游擊基地。一九六二年終，叛亂進入大規模的游擊戰時期；其目標在（一）摧毀葡萄牙的經濟和軍事基礎，（二）促使葡萄牙對幾內亞比索的地位作根本的改變，（三）在國內建立一個民族主義的「自由區」。

此一運動已擁有一支訓練良好的游擊部隊，可以使用精密武器，在袋形陣地中進行活動，憑藉「打了就跑」的戰術和一個政治上已經動員的農民羣衆來對付大約有三萬的葡萄牙軍隊，作無情的、持久性的消耗戰，道路、橋樑和水運設施都是破壞的目標，進攻葡萄牙兵營，奪取資源和武器，大多數的攻擊活動都在夜間進行。一九六五年，卡勃拉爾揚言，他的運動已控制了百分之四十的地區，至一九七一年九月在倫敦的記者招待會上，卡勃拉爾宣佈，他們已經佔領了全境百分之八十的地區，而葡萄牙當局聲明叛軍佔領的土地僅爲全面積的十分之一。事實上，葡萄牙所控制是由直昇機控制的城鎮以及幾百哩的道路，葡萄牙當局招募了非洲人，編成「自衛隊」，並將農民編爲戰略村來對付游擊隊，並且極力爭取民衆的忠誠或者是「仁慈的中立」（Benevolent Neutrality）。而游擊隊在控制區內，設立學校、衛生服務、從事糧食生產、加強政治教育和軍事結構，一九七二年十月，該黨在佔領區舉行國民大會一百二十名議員的選舉，根據該黨的報導有七七五—一五名成人參加此一選舉運動。雙方均憑藉軍事力量和政治方法爭取最後的勝利。

## 卡勃拉爾被刺的意義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五日，卡勃拉爾在美國賓州林肯大學接受榮譽博士學

位，發表了一篇題名為「民族解放鬥爭中認同和尊嚴」(Identity and Dignity in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Struggle)的演說，旋即回到紐約，盡全力於一項新的政治和外交活動，準備宣佈獨立，為外交承認和加入聯合國作鋪路工作。一九七三年初，卡勃拉爾回到非洲，準備召開新選舉的國民大會，其目的在宣佈成立「國家」和公佈一項憲法。在「新年獻詞」中，卡勃拉爾說：「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的任何行動，或者是罪惡行動，或者是欺騙運動均不能阻止我們非洲人民——我們自己命運的主宰者——瞭解我們的權利和責任，採取卓越和決定性的步驟，邁向完成我們奮鬥的基本目的：爭取民族獨立和在再度獲得的和平與尊嚴中建立真正的進步」。此一獻詞竟成為他的遺囑。卡勃拉爾於一月二十日在柯那克里其警衛森嚴的總部中被其部屬刺死。此一謀殺事件發生在幾內亞共和國的首都，所以杜瑞總統極為憤慨，立刻下令澈查。本案有下列三層意義：

第一、卡勃拉爾之死是該黨內部領導階層長期摩擦的結果，此項謀殺是其部屬格鮑那(Ioda Nagbora)所組織的，兇手是該黨前「海軍」司令凱尼(Innocencio Kani)，因「嚴重的惡行」而被解職。本案牽連有六十二人之多，這是非洲黑人對佛德角人在黨內所表現優越角色而不滿的表示。

第二、此一事件發生在正當幾內亞和佛德角非洲獨立黨積極爭取國際承認的時期，成功的希望端賴該黨是否能給人們一個團結的印象。所以此一事件不但使該黨喪失一位領袖，而且暴露了內部政治的弱點。某些觀察家推測，如果卡勃拉爾在爭取外交承認和聯合國會員國資格能够成功，可能逼使葡總理卡艾丹諾(Dr. Marcello Caetano)辭職。

第三、卡勃拉爾之死使葡萄牙在長期殖民戰爭中所引起的國內和國際問題愈形複雜，葡萄牙失去了一位有責任感的敵人和談判解決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雖然自一九六一年以來，卡勃拉爾即認為祇有實施軍事壓力才能獲得獨立，但他一再要求與葡萄牙談判，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聯合國，一九六三年三月，當非馬聯盟在瓦加杜古開會時，卡勃拉爾答應：如果葡萄牙願意根據自決的原則來談判，他將立刻停止民族主義的一切活動。

卡勃拉爾被殺之後，該黨旋即發佈命令宣稱：「鬥爭繼續進行，所有卡勃拉爾的命令必須貫徹到底。」路易士·卡勃拉爾(Luiz Cabral)(卡勃拉爾之弟，亦為該黨領袖之一)稱：幾內亞佛德角非洲獨立黨的第一任務是

「在各前線加強戰鬥」，他又說：葡萄牙「正在採取種族主義的路線，試圖離開幾內亞比索的黨員來反對本運動內的佛德角人，他們正在收買黨內的不滿份子和進行各種不同的破壞行為」。

## 幾內亞比索片面宣佈「獨立」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幾內亞——比索的國民大會在境內的馬丁娜·杜波(Madina do Boe)地方舉行會議，制定了一項憲法，選舉了一個由十五人所組織的國務會議(Council of State)，由該黨副總書記路易士·卡勃拉爾擔任主席，宣佈獨立，在宣言中稱：「幾內亞——比索為一具有主權的共和國，民主、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國家」，其第一目標是「幾內亞比索和佛德角人民的全部解放，以及此兩領土的聯盟，俾能建立一個強大而朝向進步邁進的非洲祖國，而此一聯邦將根據人民的希望，在兩地解放後實現之」。

在此宣言中，該黨強調：「以各種可能的的方法，加速葡萄牙殖民主義侵略部隊從他們仍然佔領的幾內亞比索的領土上撤退，以及加強佛德角奮鬥的力量，這是幾內亞比索國家神聖的責任，佛德角島為幾內亞比索和佛德角人民國家領土完整而不可讓與的一部分」。

在「外交政策」方面：幾內亞比索國「認為加強我們的袍澤與葡萄牙殖民地所有人民的團結和戰鬥為其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並表示與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在自由和獨立奮鬥中的人民，以及對抗猶太復國主義鬥爭的所有阿拉伯人民團結的願望」。該宣言又說：「在國際關係中，幾內亞比索國希望與隣國——幾內亞共和國和塞內加爾——其他非洲獨立國家，以及世界上所有承認其主權和支援我們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國家維持和發展友好、合作和團結的關係。」

「幾內亞比索新國家的國際關係根據和平共存、互相尊重國家主權、非侵略、不干涉內政，和相互利益的原則。」最後該宣言再度強調願與葡萄牙進行談判時說：「本國遵奉不結盟的原則，支持以談判方式解決國家間的糾紛，爰茲宣佈準備一項談判解決，以終止葡萄牙殖民政政府的侵略，該殖民政政府不法的佔領我們國土的一部分，並繼續對我們人民進行種族絕滅的行為。」

「幾內亞比索」的「憲法」規定：幾內亞佛德角非洲獨立黨負責決定國家政策的指導原則。其最高機構為該黨的永久秘書處（Permanent Secretary），由四位委員組成。國民大會的委員由選舉產生，任期三年，每年至少舉行常會一次，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負責制定法律和決議案，決定國內外政策的基本要點，管制和運用由黨決定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政策，並有權改變或廢止其他國家機構所採取的措施。在國民大會休會期間，由國務會議主席對外代表「國家」，並為「人民武裝革命軍」的最高統帥。

## 非洲和阿拉伯國家的反應

幾內亞共和國總統杜瑞在致幾內亞比索國民大會的賀電中表示對這一新「國家」已給予法律的承認。幾內亞是非洲第一個承認幾內亞比索的國家。其次是塞內加爾，桑高總統並透露他已訓令現在聯合國的該國外長，代表幾內亞比索申請入會。在拉哥斯，奈及利亞國家元首、一九七三年度非洲團結組織的主席高溫將軍保證奈及利亞將與幾內亞比索政府合作，在高溫將軍簽署的一項聲明中，奈及利亞贊同幾內亞比索的獨立，並要求非洲和世界其他國家給予「全部道義的支持」。

在東非，坦尚尼亞是第一個承認幾內亞比索的國家，尼瑞爾在坦尚尼亞非洲國民同盟的一項會議中稱：他的政府已承認此一新國家，並贈予一百萬先令由非洲團結組織解放委員會轉交幾內亞比索作為支持的象徵。

馬拉加西國家元首拉瑪南佐將軍，在致幾內亞比索領袖的賀電中，保證「兩國政府將協調他們的努力，以求整個非洲大陸的解放」。

其他業已承認幾內亞比索的非洲及阿拉伯國家尚有衣索比亞、蘇丹、肯亞、烏干達、達荷美、查德、埃及、摩洛哥、突尼西亞、茅利塔尼亞、索馬利亞、尚比亞、阿爾及利亞、敘利亞和利比亞等國。

在歐洲國家中南斯拉夫是首先承認的國家。根據倫敦「經濟學人」的報導，這一九七三年十月初，已有五十個國家承認幾內亞比索。

非洲團結組織解放委員會在一項緊急會議中，決定立即將一百萬英鎊贈予幾內亞佛德角非洲獨立黨，作為支持的姿態，執行秘書莫比塔（C.H. Mbita）在致非洲國家元首的函件中，要求非洲團結組織和聯合國的會員國以及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在政治、物質和財政方面支持此一運動。

## 自由世界的困擾

幾內亞比索是非洲第一個片面宣佈獨立的黑人國家。葡萄牙政府的一位發言人說：「整個事件是一項荒唐的幻想，在葡屬幾內亞，每一個區域都是在我們控制之中」。另一位官員評論說：「如果幾內亞佛德角非洲獨立黨控制了幾內亞這樣大的一個地區，他們為什麼要將他們以前的領袖（即卡勃拉爾）埋葬在外國（指幾內亞共和國）？」政府發言人並指出：「杜波區是人口最稀少的地方，接近幾內亞共和國的邊境。」

無疑的，幾內亞比索的片面宣佈獨立不但是葡萄牙在非洲地位的威脅，而且也為國際社會帶來了困擾。根據一九七三年十月六—十二日倫敦「經濟學人」的觀察，如果比索政府要求加入聯合國，英國的處境將非常尷尬。此一新政府，在聯大獲得必須的三分之二的多數似乎並不困難，也許會得到大多數亞非國家的支持，而許多國家寧可棄權，而不願公開支持葡萄牙。如果此一問題提到安理會，法國和美國也許不會承認此一叛亂政權，但兩國似乎均不願使用否決權，而得罪多數國家。美國如果與英法聯合起來，可能使用否決權，而英國勢必慎重考慮是否使用否決權。

葡萄牙是英國的老盟邦，但兩國對殖民主義和民主政治具有不同的觀點，突斯於一九七三年七月間曾邀請葡萄牙總理卡艾丹諾訪問英國，慶祝同盟六百週年紀念。但是因為葡萄牙軍隊在莫三鼻給殺害平民事件，而遭到反對，有鑒於此，英國亦可能在安理會投票時棄權。英國承認新國家的慣例是根據有效控制的原則，此時，比索政府顯然不能符合英國政府外交承認的標準。雖然幾內亞佛德角非洲獨立黨控制了大部分的鄉村，而並沒有控制城市，而葡萄牙實際上亦沒有控制整個國家。比索政府願意與葡萄牙談判解決問題，巴西已初步提出斡旋，可是英國也許較為妥當。

## 未來的決定因素

幾內亞佛德角非洲獨立黨領袖卡勃拉爾雖然在內部權力鬥爭中死亡，但游擊活動並沒有因為這次打擊而垮台，他們在佔領區內已經有效的威脅着葡萄牙的空中航行自由，在一九七三年中，曾利用俄製火箭擊落了幾架葡萄牙飛機，葡萄牙軍隊的勢力時有消長，迄目前為止，並無任何跡象顯示葡萄牙

將贏得這次戰爭。影響幾內亞比索前途和葡萄牙在此一殖民地的統治有下列五項因素：

### 第一、幾內亞人與佛德角人的衝突：

幾內亞比索最嚴重的問題是幾內亞比索本土和佛德角之間的關係，佛德角人中有很多是黑白混血兒，他們具有較好的教育和優越的文化，而且有許多人在葡萄牙政府中工作，並反對民族主義運動。而幾內亞比索本土的非洲人對佛德角人有反感，幾內亞佛德角非洲獨立黨許多領袖，包括路易士·卡勃拉爾在內都是佛德角人，該黨要求兩區成立一個聯邦，其方式將來由兩區選出的代表來決定，可是兩區內的人民對合組聯邦熱心的程度很難捉摸。

### 第二、幾內亞佛德角非洲獨立黨內部的衝突：

幾內亞佛德角非洲獨立黨為一個金字塔形，層層節制的組織，但領導階層和其所指揮的游擊隊中均有嚴重的問題。該黨主要的是一個不信奉回教的巴蘭特族的政黨，而其領導階層大多數是佛德角人，因此無論在領導階層之間和領導階層與其部屬之間均有權力鬥爭和種族摩擦的問題，卡勃拉爾之死是此一問題的具體表現。

幾內亞比索境內的十萬福拉人以及葡萄牙所維持的酋長是支持和忠於葡萄牙的。在該黨所指揮的游擊隊中，有若干是俘虜葡萄牙軍隊中的黑人。這些是不穩定的分子。卡勃拉爾死後，杜瑞公開要求該黨整肅由葡軍「逃兵」所組織的「第五縱隊」。此一「整肅」使該黨游擊隊士兵的來源發生了懷疑的陰影，因此杜瑞強調：「澈底思想和政治訓練的重要性」。

### 第三、民族主義運動之間的對立：

在葡屬幾內亞境內的主要民族主義運動以部落為基礎。因為部落主義的作祟，而形成對立的局面，最大的幾內亞佛德角非洲獨立黨以巴蘭特族為基礎。該黨的主要對手是葡屬幾內亞民族獨立解放陣線 (Front pour la Libération et l'Indépendance Nationale de la Guinée dite portugaise) (FLING)。這是一個比較溫和而鬆懈的組織，總部設於塞內加爾首都達卡，包括至少有四個小團體，其中最大的是葡屬幾內亞解放運動 (Mouvement de Liberation de la Guinée dite portugaise) (MLG)，其主要力量來自曼丁哥族，領袖是達卡大學的畢業生孟德 (Francois Mendy)。此一運動在塞內加爾支持之下，在北部地區進行間歇性的軍事活動。塞內加爾雖然

亦援助幾內亞佛德角非洲獨立黨，但傾向於葡屬幾內亞民族獨立解放陣線。此外尚有十多個大小不同的「解放組織」，具有不同的背景和支持者，其中佛德角羣島人民聯盟 (Union des Peuples des Iles du Cap Vert) (UPICF) 為極左的運動。

幾內亞和塞內加爾及象牙海岸之間的關係日漸惡劣，亦影響葡屬幾內亞的政治發展，使該區內的各「解放組織」之間對立狀更加複雜，杜瑞指責桑高和伍弗布尼和少數無國籍的幾內亞人與葡萄牙法西斯主義聯盟，企圖摧毀幾內亞的革命和妨礙幾內亞比索的解放。一九七三年九月，幾內亞首都柯那克里舉行了六次羣衆大會，反對塞象兩國，由於塞內加爾與幾內亞的交惡，促使幾內亞比索延期宣佈「獨立」，而未來的情勢未可樂觀。

### 第四、毛俄競爭勢必影響幾內亞比索的團結：

在葡屬幾內亞境內，幾內亞佛德角非洲獨立黨是正在作積極軍事活動的組織，因此俄毛爭相予以援助。毛共已於一九七三年九月三十日宣佈承認幾內亞比索，「人民日報」並於十月一日偽慶發表「祝幾內亞(比紹)共和國的成立」。由此可見毛共對其之重視。有鑒於蘇俄與毛共在非洲的競爭，幾內亞佛德角非洲獨立黨同時接受兩方面的援助，勢必加深該黨派系之爭。卡勃拉爾允許俄國人逐漸干預內部問題和允許俄國人派遣古巴顧問會引起黨內領導階層的失望和不满。

### 第五、美國的態度：

一九七一年中，美國與葡萄牙締結了一連串的協定，根據此等協定，可以利用葡屬亞速爾羣島 (Azores) 的拉耶斯空軍基地 (Lajes Air Base)。葡萄牙則獲得大約五億美元的經濟援助。葡萄牙及其在大西洋中的島嶼對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價值是美國戰略家所考慮的問題，可是美國的學者中有人認為葡萄牙對非洲的政策是一種時代錯誤，美國衆議院非洲委員會 (Sub-Committee on Africa) 主席狄奇斯 (Charles Diggs) 在最近一次訪問非洲的旅行中，發現：

非洲人認為有關亞速爾羣島的協定為本政府對非洲的最重要的步驟，他們將此一協定視為美國對非洲問題偽善的表記，為美國支持少數白人統治政府的率直宣布，也是美國在整個非洲放棄美國利益的決心……此項協定對我們在非洲利益

已蒙受和將蒙受的損害是無法估計的。

而葡總理卡艾丹諾在內外壓力交迫的情形之下，祇有向美國要求援助的途徑，因此建議繼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的亞速爾基地協定，里斯本並附和尼克森主義的論調，提議建立一個包括美國、巴西、阿根廷和南非在內的南大西洋防衛公約。除亞速爾羣島之外，里斯本可能推出聖托馬羣島（St. Tomé）、馬德拉羣島（Madeiras）、和葡屬幾內亞的外島比亞哥斯羣島（Bijagos）在內。從戰略觀點看來，如果蘇俄的潛艇利用比亞哥斯羣島的基地，出外活動，而俄國的空軍從佛德角和古巴出動來攔阻大西洋的航線，則南回歸線以南的開普航線的安全是無法想像的。

在第四次以阿戰爭中，美國空運援助以色列時，歐洲國家均不同意美國使用其基地，只有葡萄牙例外，無非是希望美國能支持葡萄牙對非洲殖民地的政策和在聯合國討論葡屬幾內亞問題時能支持里斯本的立場。從以上情形看來，對葡萄牙的政策將為尼克森政府所面臨的難題之一。

最後，「幾內亞比索」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軍事問題，雙方均在進行政治作戰，殖民地戰爭使葡萄牙的物質和人力資源形成了長期消耗，經濟停滯，通貨膨脹，人民大量外移，在一九七一年內葡萄牙本國就失去了十五萬人，使葡萄牙的人口降至八百五十萬人以下，國內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的衝突隨着戰爭的延長而日漸嚴重。為因應此種局勢，葡萄牙修改憲法，所有葡屬海外領土均有新選出立法議會和行政會議，在財經方面有充份自治權，里斯本中央政府僅保留外交、國防和公民權利的責任，新憲法並擴大了海外領土在中央政府中的影響力，每一領土增加二十席，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均有黑人多數的可能性出現。（按葡萄牙現有二千萬人民，原有九百五十萬人在本土。）

葡屬幾內亞總督和統帥史賓諾拉將軍（Gen. Antonio Spínola）不僅是一位傑出的軍人，而且是一位頗有遠見的政治家，當史氏於一九六八年奉派到幾內亞時，叛軍正在圍攻省會比索，在他指揮下的葡軍驅逐了游擊隊，五年來他已經將此一不討好的殖民地戰爭轉變為輝煌的個人勝利。他承認叛軍的若干基本目標是正常的，因此實行革命性的方案，他擴大選舉權，一九六八年時，登記的選民僅四千人，現在已增至一一三、〇〇〇人，他一方面揚棄了里斯本官方所持同化主義的陳腐思想，着手爭取福拉族人。根據福拉人

層層節制的土著結構，組織了區域議會，進而組織了全國性的國會，來適應多元文化的社會，他認為非洲人民有在自己文化範疇內追求進步的權利。一九七三年十月底，史賓諾拉將軍回到了里斯本的政治舞台，觀察家認為，史賓諾拉可能在內閣改組時出任國防部長或海外部長，如果史氏在里斯本也能像他在幾內亞時那樣的著重實效，則葡萄牙政府可能更為自由化。

——上接第45頁——

拉夫必須加強國防以保衛國家主權和獨立，不是偶然的。他說只有當其國家團結一致並準備依靠自己的力量全力以赴地捍衛國家主權和國界的不可侵犯性的時候，才能保得住獨立、自主和自由發展。同時，他說，南斯拉夫人民軍和地方防禦部隊已經作好了準備在遭遇侵略的情況下進行有效抵抗和保障南斯拉夫的獨立自主。狄托並強調南斯拉夫的武裝現代化必須依靠自己的生產能力。

南斯拉夫沒有像中共高叫「北方威脅」，但是誰會侵犯南斯拉夫的「獨立、自主和自由發展」，大家心裏都很明白。南斯拉夫強調調靠自己的生產能力使其武裝現代化，顯然它不願意接受蘇俄在這方面的援助以免上鉤，埃及應當是一個很好的先例。

蘇俄與南斯拉夫的關係向來是一波三折。在當前的情況下，雙方努力保持比較親善的關係，但是並不是沒有矛盾。關於如何「建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一個暫時擱置不論的矛盾，它也是將來在狄托下台之後蘇俄顛覆南斯拉夫現存政權的最理直氣壯的藉口。在經濟合作上，也存在有不愉快事件⑦。由於狄托在南斯拉夫所維持的向心力，在國內政治上的聲望，在不結盟國家內的崇高地位，中共力圖拉攏南斯拉夫等等因素，蘇俄在某些方面不得不遷就狄托。那麼，這次基輔布里茲涅夫與狄托的會晤也就是蘇俄對南斯拉夫的另一次遷就。

註①本文所引用之「蘇南聯合公報」原載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消息報」第一、二頁。②「勞動報」，布拉格，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③俄「消息報」，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頁。④同③第二頁。⑤南斯拉夫「政治報」，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⑥俄「消息報」，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三頁轉載。⑦參閱「柯錫金訪問南斯拉夫」，原載「問題與研究」第十三卷第二期第一六六頁。